

# 面向教学的汉日量词研究述评及展望

陈佳慧, 王 冲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3年10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2月6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15日

##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汉日量词研究的发展趋势, 回顾了研究方法的步步革新。结果发现, 长期以来关于汉日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日对比研究以及采用语法判断任务、填空任务和翻译任务等研究方法的习得研究。近十多年来, 汉日量词的研究开始融合实验心理学, 转向语义通达方向。最后, 在此基础上对面向教学的汉日量词研究提出了展望。

## 关键词

量词, 汉日对比, 习得, 语义通达

#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eaching-Oriented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Jiahui Chen, Chong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Oct. 30<sup>th</sup>, 2023; accepted: Dec. 6<sup>th</sup>, 2023; published: Dec. 15<sup>th</sup>, 2023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research, and reviews the progressive innovation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ng-term research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mainly focused 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s well as the acquisition studies using methods such as grammatical judgment, filling the blank, and translation. In the recent decad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has begun to integrat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d turn to the direction of lexical access. Final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prospect for teaching-oriented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 Keywords

Classifiers, Chinese-Japanese Comparison, Acquisition, Lexical Acces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世界语言中, 有类别词语言(classifier languages), 也有非类别词语言(non-classifier languages)。Aikhenvald (2000) [1]指出类别词语言中, 名词通常需要与特定的类别词结合, 以表示其数量或类别。例如, 汉语中的量词“本”用于计数书籍, “只”用于计数动物, “辆”用于计数车辆, 等等。日语中的量词(助数词)“匹(hiki)”用于计数动物, “枚(mai)”用于计数平面物体, 等等。而非类别词语言中, 名词通常不需要与特定的类别词结合, 以表示其数量或类别。相反, 数量和类别信息通常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 如使用数量词或特定的语法结构。例如, 英语使用诸如“three dogs”(三只狗)这样的形式来表示数量。

汉语和日语中拥有丰富的量词, 量词反映了被计数对象的某些语义特征, 也反映了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汉日间有很多字形相同的量词, 但对于同一个名词, 有些日语量词的汉字与汉语相同, 有些则不同。例如, 在计数“米粒”时, 汉语和日语都使用相同的汉字“粒”。而在计数“椅子”时, 汉语和日语分别使用“把”和“脚(kyaku)”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汉字。在日语中, “牛”和“马”都用“頭(tou)”来计数, 而在汉语中则分别用“头”和“匹”来计数。此外, 在日语中, “桌子”和“纸”分别用“台(dai)”和“枚(mai)”来计数, 而在汉语中则都用“张”来计数。因此, 尽管汉语和日语在计数物体时使用相同的汉字, 但也存在差异。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 这种差异可被视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因此, 汉日量词是外语教与学中的重难点内容之一。

施春宏(2011) [2]指出, “面向教学”包括“基于教学”和“为了教学”两个方面。面向教学的汉日量词研究不仅包括汉、日量词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所涉及的对比研究, 还包括汉、日语量词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因此, 本论文聚焦于汉日量词对比研究和汉日量词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另外, 在汉日量词习得领域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只能得出离线(offline)数据, 而基于心理学的实验范式可以看出在线(online)处理过程。所以, 在汉日量词研究领域, 不仅关注其习得, 也逐渐出现了关于量词语义通达(lexical access)机制的研究。

综上所述, 本文基于量词教学立场, 在中国知网(CNKI)、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CiNii)搜索与“量词”相关的关键词, 人工筛选与汉日量词对比、汉日量词习得、汉日量词语义通达相关的代表性论文对其进行述评。回顾研究方法的步步革新, 并且分析研究趋势、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 2. 汉日量词对比相关研究

李月明(2019) [3]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出发, 以日语量词“粒(tsubu)”为例, 重点研究日语和汉语中量词的范畴化功能, 并进行了对比, 以阐明两种语言中量词的异同, 并探究其异同的原因。研究表明: 1) 当描述“又圆又小的物体”范畴时, 日语使用“粒(tsubu)”, 而汉语则有多个量词, 如“粒”、“颗”和“丸”, 它们更偏向于描述类似“零维/点”的三维物体。与日语量词相比, 汉语量词的细分程度相当高。2) 日语“粒(tsubu)”的语义扩展过程可以看作是“粒”的原型成员“又圆又小的物体”的形象图式在“相似性”联想隐喻的推动下扩展到“周边范畴”和“其他范畴”的过程。

该研究阐释了汉、日两种语言中量词的共性和差异, 揭示了量词范畴化的认知基础, 有助于学习者深入探究引发这些异同的原因。

滕小春(2015) [4]通过访谈调查和实验, 对汉语和日语的存现文中名词是否附加数量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在日语的存现文中, 名词通常不需要附加数量词, 而在汉语的存现文中, 名词则通常需要附加数量词。此外, 该研究还发现, 中国学习者在习得日语存现文中名词不需要附加数量词这一语法知识方面存在困难。最后, 该研究就中国学习者在数量词使用方面容易出现的偏误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改进策略。

林佩芬(2010) [5]通过对“一 + 量词”的数量词表达方式的比较, 发现存在着不同于计数功能的个别化功能。该研究指出, 在汉语和日语中, 在事物不存在或无法确认的情况下, 添加数量词会显得不自然, 这表明汉日量词的使用与事物的存在密切相关。然而, 由于句法和语义的限制不同, 汉语和日语在量词的个性化功能上存在一些差异。在日语中, 量词表达受到更多的句法限制, 而在汉语中, 添加量词通常更为自然, 不受到过多的句法约束。此外, 日语中“一 + 量词”形式通常仅在首次提及事物时使用, 当该事物再次被提及, 一般不再采用此结构。因此, 虽然两种语言中“一 + 量词”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 但量词的个性化功能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 与事物的存在、引起听者的注意以及信息的焦点紧密相关。

桥本(2014) [6]基于汉语量词“条”和日语量词“本(hon)”的历史文献, 探讨了两者的扩展及其动因, 并总结出以下三个要点。1) “条”和“本(hon)”都具有计量与信息相关的事物的用法, 但它们的扩展路径不同, 而且这些扩展并不是以管道隐喻为基础的。2) 当与原型属性的语义关联不稳定时, 扩展用法可能会被淘汰, 或者会通过新的关联方式得以保留。3) 与“本(hon)”相比, “条”的扩展用法更具创造性。该研究揭示了汉语和日语中量词的使用方式如何随着时间演变, 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在扩展用法方面。

何翠微(2011) [7]在充分阐述认知语言学理论内容的基础上, 对比分析了汉日名量词的语义特征, 把汉日名量词按一定分类标准分成形同义同和形异义同两大类, 其中形异义同涵盖了一对一类、形状形象类、计量事物类和容器工具类四小类。基于汉日名量词的对比结果和在华日本留学生的偏误, 该研究为对日汉量词教学提出了更具体的教学建议。

### 3. 汉日量词习得相关研究

以往关于汉日量词习得的研究包括英语母语者、日语母语者和来自 19 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对汉语量词习得的研究, 以及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对日语量词习得的研究。

蔺梅(2012) [8]通过填空题和中日翻译调查, 考察了以日语为母语的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对“数词 + 量词 + 名词”的习得情况。结果发现, 汉语量词“杯”与日语量词“杯(hai)”的字形和语义都基本相同, 因此产生了“正迁移”现象, 而尽管汉语量词“个”在写法上与日语量词“個(ko)”有所不同, 但被认为与日语量词“個(ko)”相同。基于这些结果, 该研究考察了目前日本汉语教材中对于汉语量词的教学方式, 并从量词的数量、语法术语和练习问题三个方面指出了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

胡清国(2012) [9]通过对来自 19 个不同国家的 35 名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系统性地考察了他们对汉语量词的习得情况。研究表明, 名量词的习得情况优于动量词, 动量词的习得情况优于借用量词。此外, 高频量词的习得情况优于低频量词。在留学生的汉语量词习得情况中, 主要观察到了与量词的过度泛化、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动作与动量的语义连接、事物与借用量间的语义连接、量词的语义差异相关的五种偏误类型。换言之, 尽管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已经建立了“数字 + 量词 + 名词”和“动词 + 数字 + 量词”的语法框架, 但他们在如何正确使用量词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总体上呈现出相对较高的量词偏误率。

张广勇、王俊菊(2019) [10]采用语法判断任务, 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

者以及汉语母语者的汉语量词习得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从语言水平和量词类型两个角度探讨了影响汉语量词结构习得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1) 语言水平在指量结构和不定量结构的习得中具有显著影响, 然而, 其对数量名结构和形容词插入结构的影响有限, 且形容词插入结构的习得与语言水平不相匹配。2) 量词结构习得受到量词类型的影响相对较小。3) 学习者通常较容易掌握数量名结构, 其次是指量结构和不定量结构, 而形容词插入结构一般被认为是最难以习得的目标。

稻葉(2003) [11]利用口头作文的数据, 考察了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对空间表达“上、下、中”和日语量词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了日语量词的过剩使用现象。虽然日语和汉语中都存在量词, 但日语量词和汉语量词的类型与用法存在差异, 这导致了日语量词的误用。该研究突显了在教授日语量词时需要充分考虑日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

濱野、佐野(2008) [12]指出, 日语中的量词习得领域一直未受到足够的研究关注。该研究选取日语量词“本(hon)”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和追踪访谈, 深入了解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中级水平以上的日语学习者对日语量词“本(hon)”的实际使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 日语学习者仅部分掌握了“本(hon)”这一量词的基本含义。

曹卓琦(2019) [13]指出, 对于母语中没有类似概念的学习者来说, 日语量词的学习并不容易。该研究强调, 如果学习者对日语量词的基础知识掌握不足, 在高级学习阶段需要使用日语量词时, 可能会出现使用已经熟悉的“つ(tsu)”或“個(ko)”来代替或回避量词的情况, 而不能熟练地应用量词。

为了更好地阐明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在日语量词使用上是否存在实际偏好或认知差异, 曹卓琦(2023) [14]使用 I-JAS 语料库和 YNU 语料库, 对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使用日语量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 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在日语量词的使用量上并无明显区别, 但日语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汉日双语中字形完全相同且意义接近的量词。此外, 该研究还发现, 主题和任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数量表达的使用方式。

本章介绍了有关汉日量词习得的先行研究。具体可以总结如下, 见表 1。

**Table 1.**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表 1.** 有关汉日量词习得的先行研究

研究	研究方法	被试的二语习得水平	语言 (L1、L2)	结论
藺梅(2012)	填空题、 翻译调查	初级	L1 日 L2 中	存在母语干扰。
胡清国(2012)	问卷调查	中高级	L1 汉、 韩等 19 种 L2 中	名量词的习得情况好于动量词, 动量词的习得情况好于借用量词。高频量词的习得情况也好于低频量词。总体上量词的误用率相对较高。
张广勇、王俊菊 (2019)	语法判断任务	初级、中级、高级	L1 英 L2 中	量词类型对量词结构习得影响不明显, 最易习得的是数量名结构。
濱野、佐野(2008)	问卷调查	中高级	L1 英 L2 日	日语学习者只部分掌握了日语量词“本(hon)”的基本含义。
稻葉(2003)	口头作文	初级、中级、高级	L1 中 L2 日	日语量词存在过剩使用的现象。
曹卓琦(2023)	语料库	初级、中级、高级	L1 中 L2 日	学习者和母语者在日语量词的使用量上并无明显区别, 但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汉日双语中字形完全相同且意义接近的量词。

#### 4. 汉日量词语义通达相关研究

与上述采用了离线数据的研究相比,一些研究采用了有关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语义通达的在线数据,探讨了量词的通达机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汉语母语者对汉语量词的语义通达,而对日语量词的研究则相对有限。

王黎等(2006) [15]以汉语母语者为被试,采用图-词干扰范式(*picture-word interference paradigm*)研究了汉语名词短语产生过程中的量词通达机制,发现了一种称为“量词一致性效应”的现象。具体来说,当用来计数干扰词的量词与目标名词短语(NP)中的量词一致时,它对名词短语的命名起促进作用;而当用来计数干扰词的量词与目标名词短语中的量词不一致时,它对名词短语的命名有干扰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量词一致性效应”只存在于名词短语命名中,而并不存在于简单名词命名中。这一结果与间接选择(*indirect election*)假说相吻合,即在名词短语命名中,量词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量词一致性效应,而在名词命名中,由于不需要访问量词,因此不会出现量词一致性效应。

张积家、刘红艳(2009) [16]以汉语母语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图-词干扰范式任务下的汉语名词短语和简单名词的言语产出实验以及启动效应任务下的汉语名词短语理解实验,以探讨汉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中都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即当干扰词(启动词)和目标词的量词一致时,反应时间更短,错误率更低。该研究提出,汉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机制具有灵活性,是直接选择和间接选择的结合。具体来说,在产出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完成一个图片命名任务,此时的重点是从名词中提取信息,因此量词的选择是经由名词间接进行的。而在理解实验中,被试需要判断名词和量词的搭配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量词和名词的语义需要分开处理,因此量词会直接被选择。基于这些结果,该研究提出了汉语母语者对汉语量词通达的“双系统”和“双向选择组合网络”理论,认为汉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涉及名词系统、量词系统以及双向选择网络。

Wang 等(2019) [17]利用脑功能成像技术中的图-词干扰范式任务和事件相关电位(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通过操纵目标图片和干扰词之间的量词一致性,来测量被试的反应时间和脑电图(EEG)。ERP分析显示,量词不一致条件比量词一致条件产生更强的 N400 效应,表明词法句法特征在名词产生过程中被自动激活。然而,量词一致并未影响反应时间,这表明在名词命名中,与产出内容无关的词法句法特征并没有被选择。总之,可以认为汉语量词在名词命名中会被自动激活,但未被选择。

Huang 和 Schiller (2021) [18]使用图-词干扰范式任务来操纵语义相关性和量词一致性这两个因素,并在四种条件下考察了被试对一些事物的命名时间和脑电图(EEG)。研究结果显示,在产生名词短语时,“量词不一致·语义相关”条件下的反应时间明显长于“量词一致·语义不相关”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在“量词不一致·语义不相关”条件下,N400 等效应更强。综合而言,该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汉语词汇的一个句法特征,量词的使用在名词短语的产生过程中经历了竞争性的选择过程。

陈俊等(2013) [19]将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中词形几乎完全相同、用法高度重合且共享语义特征很多的量词称为“同形同义量词”,将词形几乎完全相同、用法很少重合且共享语义特征很少的量词称为“同形异义量词”。该研究以母语为汉语的汉-日双语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启动范式任务,考察了在汉、日量词一致或不一致的名词启动条件下日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情况。研究结果如下:1) 日语量词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语义特征,很大程度上经由日语名词激活。2) 汉-日双语者对日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明显受到汉语量词的影响。对于汉-日双语者来说,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加工同形同义量词比同形异义量词更迅速。3) 汉-日双语者在激活日语名词和量词信息的同时,还会自动激活汉语的名词和量词信息,从而影响日语短语的名词和量词信息的加工。

本章介绍了有关汉日量词语义通达的先行研究。具体可以总结如下,见表 2。

**Table 2.**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lexical acces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fiers  
**表 2.** 有关汉日量词语义通达的先行研究

研究	实验角度	研究方法	被试	研究对象	结论
王黎等 (2006)	产出	图 - 词干扰范式	汉语母语者	汉语量词	名词短语产出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 简单名词产出不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
张积家、刘 红艳(2009)	理解 产出	启动范式 图 - 词干扰范式	汉语母语者	汉语量词	名词短语产出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 简单名词产出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
Wang et al. (2019)	产出	图 - 词干扰范式 事件相关电位(ERP)	汉语母语者	汉语量词	汉语量词在名词命名中被自动激活, 但没有被选择。
Huang & Schiller (2021)	产出	图 - 词干扰范式 事件相关电位(ERP)	汉语母语者	汉语量词	作为汉语词汇的一个句法特征, 量词的使用在名词短语的产生过程中经历了竞争性的选择过程。
陈俊等 (2013)	理解	启动范式	汉日双语者	汉日同形同义量词 汉日同形异义量词	日语量词的激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语名词的激活, 日语量词经由名词通达。汉 - 日双语者日语量词的语义通达明显受到汉语量词的影响。

## 5. 展望

前文回顾并概述了有关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研究。由上述研究可知, 关于汉日量词对比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只聚焦在某一个具体的量词上, 而且从教学角度来看, 相关阐述还不够深入全面。迄今为止,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量词习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汉语量词, 采用语法判断任务、填空任务和翻译任务等研究方法, 分析英语、日语等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对汉语量词的习得情况。研究发现, 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 汉语量词的误用率相当高, 易发生泛化现象, 这使得学习汉语量词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相比之下, 对于日语量词的习得研究尚未引起广泛关注(濱野、佐野 2008) [12], 目前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不成熟的研究领域, 需要从多个角度展开深入研究, 以提供更为高效的教学方法和理论支持。(曹卓琦 2019) [13]。

此外, 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是传统研究方法只能得出离线数据。因此, 虽然可以记录学习者答题的正误, 但对其处理负荷的分析等方面则无法比较。如果只知道单词的意思, 却不能准确、快速地对此单词进行处理的话, 在实际阅读、写作和口语表达中便无法发挥作用(玉岡 2017) [20]。所以, 为了厘清在线处理过程, 对汉日量词的研究开始融合实验心理学, 转向语义通达方向, 以便分析学习者对汉日量词的习得情况。在关于量词语义通达的研究中, 汉语母语者对汉语量词通达的研究相对较多, 但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在量词通达方面的研究却很有限。当前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是否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 以及探究量词的语义通达机制。此外, 关于汉语量词认知加工的研究(张积家、刘红艳 2009) [16]发现, 言语理解和言语生产过程中的认知加工也存在差异。未来对第二语言量词语义通达的研究可以尝试结合 E-prime 行为实验、脑电实验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 以进一步探讨语义通达过程中的激活和选择机制, 为外语词汇教学提供更具借鉴价值的思路与方法。

## 基金项目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动词语义范畴化的第二语言习得机制研究”(L20DY02)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1] Aikhenvald, A.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2] 施春宏. 面向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构式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研究取向[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6): 98-108.
- [3] 李月明. 日中数量類別詞の範疇化機能の対照研究——日本語の「粒」を中心に[J]. 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部門研究年報, 2019(16): 106-112.
- [4] 滕小春. 日中数量類別詞の違いと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誤用——存現文において[J]. 北研学刊, 2015(11): 146-153.
- [5] 林佩芬. 数詞「一」からなる数量詞表現について——日本語と中国語との比較を中心に[J]. 多元文化, 2010(10): 35-48.
- [6] 橋本永貢子. 中国語の量詞「条」と日本語の助数詞「本」の多義的ネットワーク[J]. 愛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所『日中語彙研究』, 2014(4): 1-31.
- [7] 何翠微. 认知角度下汉日名量词对比分析及对日汉语名量词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11.
- [8] 藺梅. 日本語母語話者の中国語の「量詞」の習得に関する一考察流通科学大学論集[J]. 人間・社会・自然編, 2012, 25(1): 53-61.
- [9] 胡清国. 中高级留学生汉语量词习得的调查与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5): 48-54.
- [10] 张广勇, 王俊菊. 二语水平和量词类型对汉语量词结构习得的影响[J]. 现代外语, 2019, 42(1): 98-109.
- [11] 稲葉みどり. 中国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語学習者の空間表現「上・下・中」と助数詞の過剰使用[J]. 愛知教育大学教育実践総合センター紀要 7, 2004: 27-34.
- [12] 濱野寛子, 佐野香織. 日本語学習者の助数詞の習得に関する調査[J]. 言語文化と日本語教育, 2008(35): 49-52.
- [13] 曹卓琦. 日本語数量詞・数量表現研究の概観: 日本語教育への応用に向けて[J]. 学校教育学研究論集, 2019(40): 1-16.
- [14] 曹卓琦. コーパスから見た中国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語学習者における数量表現使用の問題点[J]. 統計数理研究所共同研究レポート, 2023(465): 135-154.
- [15] 王黎, 郭佳, 毕彦超, 舒华. 汉语名词短语产生中的量词一致性效应[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6(1): 34-38.
- [16] 张积家, 刘红艳. 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J]. 心理学报, 2009, 41(7): 580-593.
- [17] Wang, M., Chen, Y. and Schiller, N.O. (2019) Lexico-Syntactic Features Are Activated but Not Selected in Bare Noun Production: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rom Overt Picture Naming. *Cortex*, **116**, 294-307. <https://doi.org/10.1016/j.cortex.2018.05.014>
- [18] Huang, S. and Schiller, N.O. (2021)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ir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Brain and Language*, **214**, Article ID: 104889. <https://doi.org/10.1016/j.bandl.2020.104889>
- [19] 陈俊, 何朝丹, 张积家, 徐可. 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对日语量词的通达[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2): 227-240+319.
- [20] 玉岡賀津雄. 実験的手法を用いた語彙習得研究[J]. 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の習得研究, 2017(20): 44-62.